

肉蒲團 一名覺後禪

秋

遠
327
3

~21
327
8

禁出貨



門八遠
號 227
卷 3

肉蒲團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三

第十一回

穿窬豪傑浪揮金 露水夫妻成結髮

詩云豪客從來數綠蔭 一逢知己便揮金

衣冠亦復多豪客 何事全無念友心

艷芳與未央生睡了十幾夜那種雲雨私情正在稠密

之時被丈夫回來打斷好車苦不可言心上想道我起

先只說天下的男子才貌與寔事決不能相兼我所以

太了才貌單取寔事把這個粗蠢東西當做寶貝一般

終日吃辛吃苦幫他做活那裡曉得男子裡面原有三

肉蒲團卷三

脫丁

(甲丁)

件俱全的。我若不遇這個才子，枉做了一世佳人。如今過去的，日子雖不可追，後來的光陰，怎肯虛度。自古道：明人不做暗事。做婦人的，不壞名節，則已。既然壞了名節，索性做個決烈之人，省得身子姓張，肚腸姓李。我常常說從來的婦人，有紅拂妓的眼，卓文君的胆，方纔可以偷漢。生平只偷一個，一偷就偷到底。連那個偷字後面也改正過來，纔是個女中豪傑。況且淫奔二字，原分不開。既要淫，就要奔。若度量後來奔不得，就不如省了那淫字，單做個守貞不二之人。何等不妙。為甚麼把名節性命去換那頃刻的歡娛。主意定了，就寫書一封寄與

未央生，約要私奔。他當初在母家的時節，極喜讀書，寫字只因嫁做商人婦，就把筆硯荒疎了，所以寫的書札如說話一般。書云：

情郎未央生賜覽。自你來之後，我終日對了飲食，吞咽不下，就勉強吃下，不過三分之一。我如今立定主意，隨你終身。你可速料理，或是你煩崑崙進來盜我，或是我做紅拂前來奔你，只要期定日子，約在何處等。我不致彼此相左。至囑至囑。你若慮禍，躑躅不敢做以險事，就是薄倖負心之人。可寫書來，回我，從此絕交。以後不得再見。若還再見，我必咬你的。

肉當做猪肉狗肉吃也。餘言不盡，只此寄知。

辱愛妾艷芳，歛衽拜寄。

寫了此書，立在門前，看見賽崑崙走過，付與他帶去。又怕未央生胆小，不敢行此險着。又生一計，終日尋是非與權老寔爭鬧，使他不能相容。好做朱買臣的故事，就終日只推有病，一根絲也不絡連。茶飯都要丈夫炊煮。每日清晨起來，咒罵到晚方纔停息。至于幹事之時，把擺佈前夫的手段，從新放出來，要打發他上路。好嫁三樣俱全的丈夫。權老寔見他日裡憎嫌，不過只得竭力奉承，指望將功贖罪。誰想夜裡的功劳，補不得日間

的過失。爬下床來，就換了一副面孔。把一個如狼似虎的丈夫，不消兩月，磨得骨瘦如柴。儼待斃隣舍見了，個個不平，只是惧怕。賽崑崙不敢說得。權老寔見妻子一向安心貼意，忽然改變起來，知他必有緣故。就在鄰舍面前細問消息。說我出門的時節，可曾有甚麼人在我家往來麼？隣舍起先只推不知，後來見他盤問，不過又憐他是个忠厚之人，將來要死于淫婦之手，只得說道：有便有一個人，在你家走動，只是不可惹他。若惹他，就有不測之禍。權老寔道是甚麼人？這等利害。隣舍道：就是天下馳名人，惧怕慣做神賊的賽崑崙。奮時在

你門前經過。看見你娘子美貌。就走来問我們。說是那一個的妻子。我們說是你的令正。他又說這樣女子。嫁了那樣丈夫。平日夫妻之間。和睦不和睦。我們又說是極相得的。後來見你出本買貨。走来問道。推老寔這番出本。有幾日。總得回來。我們只說你去買。絲往返有十幾日。總得回來。不想那一日。起你家夜。像有人說話。一般。若是別個。我們就好出來稽查。你曉得太歲頭上。可是動得土的。不太惹他。尚且要來照顧。況得罪他。有。個不來攪擾的。又且律法。沒有隣舍捉姦之理。所以。憑他自來自往。宿了十幾夜。直待你回來。方纔斷了這路。

我們說便對你說。你只好放在肚裡。切不可漏洩出來。招災惹禍。就在令正面前。也只宜隱忍。不可說破。恐怕走漏消息。害你性命。推老寔道。原來如此。令正蒙吩咐。怎敢漏洩。但他終有日落在我手裡。待我拿住了。他殺頭的時節。求列位高隣助我一臂之力。隣舍道。這都是獸話。自古道。拿賊拿姦。拿姦拿獲。他做了一世賊。不曾被人拿着。姦。難道通了姦情。就被你拿着。獲不成。令正。既被他姦。終有日被。他領去。只保得不賠粧奩。也就勾了。推老寔道。怎見得如此。隣舍道。他平素的手段。你難道不知。任你高牆厚壁。他也有本事。進去。何況你這。

幾間小屋。終久被他鑽進去。把人領去。人既被他領去。那家中的財物。豈保得不做粧奩。你不可不提防。權老寔聽了。大驚。就對隣舍跪下。求他畫策。免禍。隣舍憐他。情極。個代他算計。有的勸他。休了妻子。斷絕禍根。有的教他。帶了妻子。搬遠處去。內中有一個老成的道。這都不是主意。他令正雖有可出之條。却不曾拿着。據把甚麼題目。休他。賽崑崙的路數。沒有一處不熟。隨你搬在那裡去。他也會尋着。這都不是良策。依我愚見。只有將錯就錯之法。可以做得。你妻子既然無心靠你。留在家中。也沒用。不如賣些銀子用。若賣與別人。令正

決不肯去。就是賽崑崙知道。怪你斷他恩愛。也要來報仇。不如就賣與他。他既然愛你。令正或者肯出一二百兩。也不可。知你拿了這宗銀子。過來別討一個婦人。理家自然不至招災惹禍。又得了人。又保得不破財。豈不兩便。權老寔道。此計甚好。只是我自己不好去說。須得一個對他說話便好。不知列位中那一位肯替我周全。否。隣舍道。若肯如此。不妨與事。只是賣去之後。你不可生端說。我們通同煮賊。占你妻子。這就使不得了。權老寔道。若做得成。我身家性命。都虧列位保全。怎敢做此負心之事。麼。衆人聽了。就大家酌擬一個會說話的約

次日太尋賽崑崙說話却說未央生自與艷芳別後害
起相思病來終日廢寢忘食欲要求賽崑崙去拐他出
來又恐他丈夫緝獲欲領他遠去又想起兩個特等婦
人不曾弄得上手捨不得丟了遠去心內躊躇不決後
來看見艷芳的書寫得激切只得定了主意就求賽崑
崙拐他出來情愿領他到遠方去使他丈夫緝訪不着
賽崑崙道若肯如此就好處了但推老定是個窮漢沒
了老婆那裡還討得起凡人情到極處就有性命之憂
不可不替受害之人想個退步除非帶百十兩銀子去
在他家然後拐出個人來使他失了一個還好再討一個

這等做來總不失我做英雄的本色未央生道此計雖
好只是小弟弟囊羞澀設處不來奈何賽崑崙道賢弟
不消憂慮我做了一生豪傑若拚不得揮金怎敢說此
仗義的話要銀子都在我身上你可寫書回他不拘時
日只要推老定不在家我就去拐他出來未央生大喜
就寫下書札也不用文理深奧只把幾句淺話回他者
得他費解其書云

艷娘芳卿賜覽別得兩個月竟像幾十年終日寢食
俱廢屢告崑崙求他力圖他只恐尊意不決所以不
敢輕舉因看來札始知句我之心堅如鐵石今已力

正不辭矣。紅拂之事甚險，切不可做。既有此人，出力
只做紅綃可也。佳期難以預卜，典守離家之日，即是
嫦娥出月之期，速賜好音，以便舉事，別話不宣。只以
奉覆。
真名不具。

賽崑崙拿了妖書，送與艷芳之後，就取一百二十兩銀
子，預先封好，待臨時帶去。過了兩日，忽見他隣舍走
來，說權老寔生意折本，日給不敷，不能養活妻子，要轉
賣與人。我想你為人寬胸大度，有閑飯養人，又肯濟困
扶危，所以特來作合，求你積個陰德。一來超拔妖婦，出
來省得他餓死；二來使權老寔得些聘金，好做生意。

口極是兩便的事。賽崑崙聽了，暗想道：有這樣奇事，我
正要去算計他，他就央人來賣與我，或者他曉得些風
殺，知道我替人做事，料想出不得圈套，故以此來上這條
路也。不可知，既然如此，我要暗買，不如明買了。就問隣
舍道：他既貧窮，要賣妻子，不知他妻子肯去否？隣舍道：
他在家受苦，已不得出門，有甚麼不肯去？賽崑崙道：他
要多少財禮？隣舍道：他要討二百兩，若不得一百兩外
多些，他也肯了。賽崑崙道：既然如此，就是一百二十
兩罷。隣舍見他允了，就叫權老寔親來交易。賽崑崙
初意要教未央生做受主，後來想道：我的名聲人、惧

怕不敢同我打官司。若教他出名，後來就有官司。口舌了，所以不提。起未央生，只說自己要做，意推老實，走到寫了婚書，打了手印，隣舍押了花名，交與賽崑崙崑崙取出那封銀子，恰好是這些數目。又別取二十兩，送與隣舍做媒錢。當日就催轎子，把艷芳抬過來，也不使未央生知道。直待替他尋下房屋，置了床帳，家仗方纔備辦。花燭把他兩個送入洞房。雖鮑叔之交情，虬髯之俠氣，不過如此。只可惜把題目錯認，所以算不得為豪傑也。

第十二回

補踏頭方成好事

因吃醋反結同心

未央生與艷芳做了夫妻，兩個不分晝夜，盡興快樂。艷芳進門之後，經水來得一次，就有了胎。未央生大喜，以為術士之言不驗。一般也會生育，這根取樂之具，是落得改造的。到了四五個月，艷芳的腹漸大了。行房之時，未免礙手礙脚，不能如意。艷芳就吩咐未央生教他，權且耽擱幾時，養精蓄銳，待生育之後，好圖大舉。不要枉費了精神。從此以後，兩個就分房宿歇。未央生獨睡在書房，未免靜極思動。又要做起分外事來，心下想道：我目中所見的婦人，只有那兩個，不知姓名的，是個絕色。與我新娶這一個，可以鼎足而立。怎奈不知下落，無

處尋訪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在冊中遴選一個出來暫救目前之急就瞞着艷芳把書房門關了取出冊子來細翻閱翻着一個名字叫做香雲批他的批語雖不多幾句比別個的畧加厚然這分明是第一等之中第一名比絕色的女子止爭一間也

批云此婦色多殊美態有餘妍輕不留痕肢体堪擎

掌上嬌非作意風神儼在畫中因風嗅異香似沾

花氣從旁聽妙語不教鶯簧殆色中之錦一聞中

之嬌者也拔之高等以冠群姿

未央生看了批詞追想他面貌記得是個二十以外三

十以內的人神致嫵媚從面前走過覺得有一陣香氣與薰在衣上帶在身上的不同既去之後又在香案旁拾得一把詩扇知道是他所遺未央生想了數日要查踪跡他因後來遇着特等的就把他丟下此時翻閱着了不覺死灰復燃就把下面的小字細查看他住在何處原來與自己的住處同是一個巷名心大喜忙走出去問人那裡曉得作孽之事偏生湊巧這個女子就是他的緊隣只有一牆之隔書房間壁就是他的卧房丈夫叫做軒子是個才高行短的秀才年紀有五十多歲前妻已死香雲是他的繼室軒子在外處館每

一月回來宿一兩次其餘日子都在館中宿歇未央生
訪問的寔心上暗喜道這分明是前世的姻緣神差
鬼使送我住在這處同他作樂的了忙回到家神差一邊
想計策一邊看形勢書房外面的牆雖然不高是有房
子隔住的跳不過去書房裡面的牆是夾磚砌的又有
石灰粉在上面一動就有形跡又不好鑿孔存想了一
會就要做爬梁上屋之事仰起頭來細看只見屋山頭
上有三尺高五尺闊的一塊是磚牆砌不到用板壁補
完的心上喜道既有這隙可乘又不消想到屋上去了
只消把板壁換去幾塊那磚牆上面就可以跳得過了

有甚麼難做的事就搬一張梯子斜靠在牆上然後到
書廚裡取出一副家伙外面是個紙匣紙匣裡面刀斧
鋸鑿件都有名字叫做十件頭未央生自買回來一
件也不曾用只說是沒用的東西那曉得天下無棄物
要偷婦人竟用着他就帶了這副家伙爬上梯去把那
板壁一看還喜得有縫可尋就先用一把小鏗將橫木
之上鏗去二分使換板下來的時節沒有障礙然後用
小鏗投入縫中用力一換已下來一塊一連換下三塊
就伸頭過去一張看見一個婦人坐在馬桶上小解
完之後未曾繫褲先蓋馬桶那馬桶蓋落在地下伸手

取未免屈倒纖腰把兩片美豚高聳起連那半截
陰門也與未央生打个照面未央生在背後看了還不
知可是本人直等得撒上褲子掉過臉來仔細一認正
是當初賞鑒的人未央生要叫他一殺一來怕被人聽
見一來我在暗中他不知我是何人怎麼肯來招接萬
一發作起來反為不便須要設計引他上來張我看見
我面貌不消我忒仰扳他自然來俯就了想了一會忽
然記起他當日遺下一把扇子上面有三首唐詩是他
親筆寫的。我如今把板壁開在這邊走下梯去尋出那
挿扇子把上面的詩高聲朗誦他聽了自然會意必上

來張我然後用巧話挑撥他自然一勾便上了設計已
定就下榻開了箱子搜尋那把詩扇他在廟上作寓之
時燒香婦女所貽之物甚多不止捕把扇子拾得一件
就收藏一件又怕與別的東西混在一處一時要尋難
以尋起又別作一箱上蓋上寫四個大字取國風上一
句是美人之貽四字此時開了箱子把那些香艷之物
細細揀閱到一把扇子就是他的展開一看上面寫
三首絕句乃唐朝才子李白所作名為清平調是玄宗
與貴妃賞牡丹召他進宮做的未央生不敢造次就念
先把衣冠換得齊整整然後打掃喉隴竟像崑腔戲

子唱慢調的一般。逐字哦出韻來。等他好細聽詩云。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右其一

一枝紅艷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右其二

名花傾國兩相歡

常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欄杆其三

念過一遍。又念一遍。不見响動。就把落款的年月與寫字之人的姓名當做曲子裡面的介白一般。也念出來。要使他聽得明白。又念了幾遍。只見板壁上忽然响了。

一般。又像啞嗽。又像歎氣。未央生知道他上來了。就對着扇子埋怨道。為這一把扇子。弄得人死不死。活不活。如今扇子在這邊。人在那裏。若還尋得着。不如送還他。留在這裡做甚麼。說了這話。只見板壁上有。人應道。扇子的主人。現在這裡。丟上來。還我。未央生抬頭看見。故意吃一驚。道。原來絕世佳人。就在咫尺。枉害了。一向相思。這等說死不成。了。就把十步梯子。并做五步跨上。去。一見了面。就樓住親嘴。香雲問道。你一向在那裡。再不能見面。如今為甚麼。走到這裡。人家念起我扇上的詩來。未央生道。這就是我的寓所。我就是你的緊隣。香雲

道既住在這裡。為何一向不曾見你。未央生道。我是新搬來的。香雲道。你為甚麼搬到這裡來。未央生要買他的歡心。就隨機應變。想出話來。道我搬來的意思。都是為你。因前日在張仙廟。看見尊容。心下十分想念。見你臨別之時。十分顧盼。又留下扇子。贈我。所以我丟你不下。謀到這裡來。住好與你相處的。香雲聽了。微笑一笑。把手在未央生肩上。輕打一下。道。你原來這樣有情。我錯怪了你。家裡還有甚麼人。未央生道。只有一个小妾。是朋友贈我的。其餘的賤眷。都在故鄉。不曾帶來。香雲道。你未搬來之先。如何不到我門前走。使我終日

想。你未央生道。我起初問你。不着。不知住在那裡。後來訪知下落。就搬過來。就你了。香雲道。是幾時搬來的。未央生道。不上半年。只好四五個月了。香雲聽見這一句。登時變臉。就問道。既然來了。這些日子。為甚麼往常不理我。未央生見他詞色不好。知道露了馬脚。又把巧話支吾道。一向只說尊夫在家。恐怕輕舉妄動。貽害于你。所以不當。不知直到今日。方曉得尊夫在館家。裡沒有別人。絕不敢露些顏色。不過是謹慎的意思。難道敢忘記了你不成。香雲聽了。冷笑一般。又問道。我的扇子。可還在麼。未央生道。緊藏在身邊。不敢遺失。香雲道。你拿

來我看未央生聽了。就下本取來把一條汗巾裹住。雙手遞過。本不想香雲接到了。手兩三把扯得粉碎。往自己房裡一丟。遂將汗巾擲還他。道這樣薄情的人。虧得不曾與你有染。從今以後。兩下開交。下本罷。就忿忿走下梯子。眼淚汪汪的哭起來。未央生不知他為着何事。要爬下本問个明白。又怕被人撞見。只得立在上面看了他哭。正在難處之際。忽然書房門外芭蕉弄鼓。竟像有人走動。未央生怕是艷芳。只得上了板壁。走下梯來。心上猜疑道。這是甚麼原故。又不曾有話。衝撞他為甚麼。使起性來。察他口氣。不過怪我親近遲了。能攔半年。

工夫不曾與他作樂。要逼我本請罪的意思。但日間不好。遇本待到晚上。鑽過去問个明白。無論他怪得有理沒理。總是賠他个不是。就完了賬。主意定了。挨到黃昏時候。打發艷芳睡了。來到書房。把門窗緊閉。遂爬上梯。本將日間搥動的板壁。盡數除下。心上想道。他那邊沒有東西。拔脚一丈的高牆。如何跳得下本。欲要叫他一教。他既說了硬話。怎麼肯來接引。誰想香雲口嘴雖硬。心腸還軟。臨睡之時。原開一面之網。在那邊招納他。未央生爬上牆上。伸手過本。一摸只見日間所用的梯子。不曾撤去。依舊放在那邊。若有所待。未央生大喜。就踏

着梯子。悄コソ爬下ヒ去。只見黑洞洞コソク不辨東西。又悄コソ摸到床前。見他不响不動。只道是睡着了。就伸手去揭他。被フ要把身子鑽進去。那裡曉得香雲以時也不曾睡着。未央生過來的時節。他明ニ聽見。只因要省些客氣。所以朝裡睡了。只當不知。及至他伸手來揭被。這番客氣就省不得了。只得轉身來假粧睡夢中驚醒的模樣。叫道。你是那一個黑地裡面爬到我床上来。未央生靠着耳朵低ニ說道。不是別人。就是日間與你說話的人。知道自家不是。持過來請罪。一面說。一面要鑽進被窩。香雲緊ニ裹住不放。他進去發作道。這樣寡情的人。那個

要你請罪。未央生道。我費盡心機。謀到這邊來親近你。也不叫做寡情了。香雲道。你那双眼睛好不識貨。怕沒有標致的。同他作樂。希罕我這等醜陋東西。未央生道。我家裡一妾是朋友贈我的。我不得不受。娘子怎麼吃起醋來。香雲道。你同自家妻妾作樂。是該當的。我怎麼好吃醋。只是與我一樣的人。你不該先去纏他。把我丟在九霄雲外。若住在遠處也罷了。只隔得一壁。叫也不叫。一聲竟像不相識的一般。這樣寡情的人。還要人理你。未央生道。娘子這話是從那裡說起。我除了一妾之外。並不曾相處一個婦人。娘子為何謗起我來。香雲道。

我且問你。某日某時。張仙廟裡。有三個標致婦人。進去燒香。有人跪在門外。磕頭。可就是你麼。未央生道。那日果有三個婦人。在廟燒香。彼時我也去求神。見有一陣。在內。恐怕混雜不雅。所以不好進去。就跪在門外。磕頭。我是拜張仙。難道拜那三個婦人。不誠。香雲笑道。何如。自己招出來了。既然磕頭。是你還有甚麼。辨得你前日。躲在張仙背後。偷看婦人。見有少年女子。竟不怕混雜不雅。直走出來。調戲他。豈有婦人在裡面。反怕混雜不雅。跪在門外。磕頭之理。這樣混話。騙三歲孩子。也不信。反要來騙我。未央生聽了。知道掩飾。不過只得吐露真

情。好套出那三個婦人的下落。就對他笑一笑。道。不瞞娘子說。我那日。磕頭一年。謂神一年。為婦人。但不知娘子坐在家裡。怎麼曉得這事。是那個人對你說的。香雲道。我自有一千里眼。順風耳。何須要人說得。未央生道。娘子既曉得這事。必曉得那三個婦人。住在那裡。叫甚麼名字。丈夫叫甚麼名字。索性求娘子說。個明白。香雲道。你同他相處半年。怕不曉得。反來問我。未央生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自從一見之後。就不曾再見。怎說與他相處半年。這冤情。教我那裡去伸訴。香雲道。你既然不曾與他相處。為甚麼。半年之中。不見我一面。分明是他們

教你不要理我我難道不曉得。未央生道：屈夫屈地，何曾有一些影响。娘子若不信，待我對天發誓。我若與三個婦人有一毫子染，天雷立即打死。香雲見他發的誓，愿疑心也釋了一半。就說道：既是這等你的罪，還可原。未央生道：如今我說明了，求娘子揭開被窩，放我進來。睡罷。香雲道：我的面貌不如那三個婦人，生得標致，你還去尋標致的睡，不要來纏我。未央生道：娘子又太謙了，怎見得你的面貌不如那三個香雲。道：你的眼力自然不差。畢竟是他標致，你不肯跪下磕頭。未央生道：那磕頭的事，不過是興之所至，偶然做出來，何曾有甚麼

成見。據娘子這等說是怪我，磕他的頭，不曾磕你的頭。所以這等牢騷不平。我如今加上利錢，多磕些頭，補還前日的欠帳就是了。說完，遂跪在床前，一連磕了幾十個响頭。把床都振動。香雲纔伸手下來，扶他上床。未央生脫了衣服，鑽進被窩。那陽物就與陰戶湊着，竟像輕車熟路，走過幾次的。一般。想來是初交之際，彼此情濃，又被客氣的話，耽擱了一會。到此時，所以我要湊他，也要湊我兩件東西。自然傾蓋如故。未央生湊着之後，就把陽物直抵牝中，是要借些春意，好煞陰中之痒。香雲欲圖快活，所以耐着艱難，任他抵塞。未央生見他承

受得起。就放出本事。同他對墨。起先幾十提。裡面倒還滑溜。到半百之後。漸有些濡滯起來。香雲抵當不住。就問道。我往常與自家男人幹事。都是先難後易。為甚麼。今日不同。反先易後難起來。未央生道。我的陽物與人不同。有兩椿異樣。第一椿是先小後大。起初像一塊乾糧。一入牝戶。就漸大起來。竟像是浸得脹的一般。第二椿是先冷後熱。就像一塊火石。擦磨幾下。漸熱起來。就像有火星要爆出的一般。只因有這兩椿好處。所以不敢埋沒。要來親近娘子。求你賞鑒的意思。香雲道。不信。你身上有這樣寶貝。只怕是哄人的話。就作是

真的。怎麼這等艱難起來。未央生道。如今牝內乾燥。不過所以艱難。少刻有些淫水浸潤。他自然不像這等了。香雲道。這等待我熬住了。疼任你狠弄一陣。弄些淫水出來。省得裡面乾澁。未央生听了。就把雙腳駕在肩上一緊。抽送不上。數十下。那陰戶也滑起來。陽物也熱起來。滑則不覺其疼。熱則愈見其樂。香雲道。真个你方纔的話。不是哄我。如今快活了。未央生就乘勢愈加狠弄。一邊使他的歡心。一邊套你的口氣。道。心肝。我這話不哄你。可見別樣的話。也不是哄你。可把那三個婦人的話對我說。何妨。香雲道。只要你真心待我。自

然會對你說何須這等着忙。未央生道也說得是。就把他的舌頭緊含在口裡再不說話。一味唾幹。足足抽了十二更天。只見香雲手足冰冷。一連去了三次。就說道。心肝。我的精神單薄。再經不得掏揄了。接着我睡罷。未央生聽了。爬下身來。接住同睡。的時節。覺得一陣異香。與那日初會時聞見的一樣。就問道。你平日薰衣服的是甚麼香。這等可愛。香雲道。我平日並不薰香。你在那裡聞得。未央生道。那日相見的時節。你在我面前走過。就有一陣香氣。今日睡在床上。也是如此。你平日若不薰香。這一種氣味。是那裡來的。香雲道。這是我皮

肉裡面透出來氣味。未央生道。不信。皮肉裡面有這樣好氣味。若是這等你的皮肉。也是一件寶貝了。香雲道。我平生也沒有別長。只有這一件。與別個婦人不同。當初父母生我時。臨盆之際。有一朵紅雲飛進房來。覺得有一陣香氣。及至生下我來。雲便散了。這種香氣。不散常在我身上。聞出來。所以取名叫做香雲。若坐了不動。還不十分覺察。但是勞碌之後。有些汗出。這種氣味。就從毛孔裡透出來。不但別人聞得出。連自家也聞得出。我有這件好處。也不敢埋沒。前日廟中與你相逼。見你生得標致。故把扇子贈你。又把這種氣味與你賞

鑑要你尋到我家來。誰想你_ナ不來。直到今日方了得。心
愿未央生聽了。就把他_ヲ渾身上下仔細一聞。沒有一個
毛孔不有香氣。方纔曉得絕世佳人。不是眼睛相得出
的。就把他緊一_ニ搂住。一連叫了幾十個心肝。香雲道我
身上的香氣。你都聞到了。還有一處的香氣。更比身上
不同。索性與你賞鑒。未央生道在那一處。香雲把一隻
手捏着未央生的指頭。朝陰戶裡面點一點道。以中的
氣味更自不同。你若不嫌_ハ褻瀆也。去聞一聞。看未央生
縮下身子去。把鼻孔對着陰門。嗅了幾嗅。就爬上來道。
真寶貝真寶貝。我如今沒得說。竟死在你身上罷。說了

這話。又把身子縮下去。扒開那件寶貝。就用舌頭銜住
他起來。香雲道。這怎麼使得。還不快些上來。一面說。一
面去扯他。越扯得急。未央生越銜得慌。把一根三寸長
的舌頭。竟做了幹事的陽物。在裡面一抽一送。一來一
往。與交媾無異。一見有_ハ淫水流出。就吸在口裡。吞下肚
去。直銜得他去了連陰精都吃下去。方纔爬上來。香
雲緊一_ニ抱住。道我的心肝。你怎麼這等愛我。如今沒
得說也。死在你身上罷了。未央生道。照我看來。你這樣
佳人。如今世上沒有第二個了。你既有這件寶貝。你的
丈夫。為甚麼不回來受用。終日睡在外邊。使你孤眠獨

宿香雲道他心上也要受用只是力量不濟所以借處館的名色在外面躲避差徭未央生道我聞他還是中年的。人。怎麼就這等不濟香雲道他少年時也是個風流子弟極喜偷良家女子日夜淫樂斷喪太過到中年就沒用了未央生道他少年時的力量比我如何香雲道做事的技倆雖然差不多那有這兩樁好處未央生道我這件東西與你這件東西皆是世上沒有的如今兩件寶貝湊在一處切不可使他分開從今以後夜夜要過來同你睡了香雲道你是有家小的人怎能夜夜過來只不要像前日的寡情也就勾了未央生道不

知是那多嘴的人到你面前來學舌使我抱了不白之冤到這個時候還說我寡情我若知道那學舌的人定要與他狠做一出香雲道我老實對你說學舌的不是別個就是那三位佳人未央生道這又奇了這話若是別人說他也該沒趣難道自己不怕面腆竟告訴起人來香雲道不瞞你說我與三位佳人是姻門之親兩個年紀小的我叫他妹子一個年紀大的我叫他姑娘兩個妹子更與我心投意合竟像同胞的一般我有心事對他講他有隱情也對我說我那日燒香回來見了兩個就把你生得標致偷眼着我、也愛你去下扇子

的話盡情告訴他。他兩個道：「既然他愛你，又愛他，少不得有個尋來的日子。看你怎麼樣打發他。」我心上也料你要尋來，立在門前等了。你十來日，再不見一毫踪影。後來他兩個燒香回來，遇見我就問我：「道你那日看見的人，是怎麼面貌怎樣打扮？」我就把你面孔衣服對他說。他兩個道：「這等說你心上的人，我今日也見過了。」又問我：「他既然愛你，那一日可曾對你磕頭？」否。我說：「他愛我，只好在心上。那有在衆人面前磕頭之理？」他見我說這話，就不作聲，只是笑。像個得意之貌。我疑心起來，再三盤問。他方纔把你磕頭的話細告我，一面笑一

面說：「儼然有個驕人之貌。」我一連沒趣了幾日。心上想道：「我與他一般是初見之人，你為甚麼見我就避嫌疑，借也不唱一個見他，就瘋癲起來，一些嫌疑不避，竟磕起頭來。可見我的面貌不如他，你就要尋也去尋他，必不來尋我。往常我與他是極好的姊妹，為這事竟有些恨他起來。所以今日與你相會，見說來了，半年直到如今，方纔理我。一焉得不疑。後見你發誓起來，方纔知道沒有此事。這些戲文，都是你磕頭磕出來的。請問你該做不該做。」未央生道：「原來如此也。難怪你不怨恨，但兩個既是你令妹，也只當是我的小姨了。你肯使我見

他一面別的事不想得。只等我叫他幾聲姨娘。使他知我們兩個有了私情。他起先把驢頭的話來驕你。待我替你把不但驢頭。又且相與的話太驕他。你心上何如。香雲道。這也不消我與兩個不但是姊妹。又且同盟原說有福同享有苦同受。他以前既不曾有背我。如今怎麼反背他。我意欲要別你太與他相會。使他兩個也知道天地間有這一種妙物。大家賞鑒。賞鑒只是我。也要與你斷過。你得了他們之後。不可改變心腸。要像今夜這等愛我方纔。使得你改變不改變。也要發個誓。未央生聽了。不覺手舞足蹈。一個筋斗就翻下床來。對

了天地。比以前所發的誓更加狠毒。發完之後。又爬上床去。從新幹起。當做央媒一般。及幹到事完之後。交頸而睡。到天明起來。香雲打發未央生。依舊從梯上過。太自此以後。兩個日見。見面夜同床。但不知兩位小姨何日到手。今且暫停下面。兩回另叙別事。少不得兩齣戲文之後。又是正生上臺也。

評曰。我觀肉蒲團之奇。未有奇于此。回者。初看香雲使性一段。使人張豎眼。莫知所自。及至看到末幅。始知從前一段。乃理之當然。非作意也。香雲未經相與之先。便吃無影之醋。既同枕席之後。必拈有

理之酸。以婦人之常情也。後來不怪不妬。而且以月老自居。使三段奇緣。一時畢集。觀者至此。雖有急事。亦不暇理。凡看未央生如何得意也。

第十三回

破釜焚舟除隱恨。卧薪嘗膽復不雙。

却說權老實自從賣妻之後。憤恨不過。且無顏見人就。把生意不做。歇。終日悶坐在家。拷問那十一歲了。環說他與那長大漢子。是幾時睡起。還有甚麼人替他往來做事。了環起先怕主母利害。不敢多嘴。如今見主母賣。太料沒有回來。就把某時睡起。某時絕住。連對門醜

婦過來同睡的話。盡情說出。又說與他同睡的。不是那個。大漢另是一個標致後生。那大漢子。反是替他做事的。權老聽了這話。愈加憤恨。後來艷芳歸了。未央生有人傳說過。來權老實方纔得了。真情就查訪未央生的來歷。知道不是本處人家。家中現有妻子。這是娶去做妾的。權老寔想道。若是賽崑崙自己做事。我這冤仇也。不要想報。只好忍過一世。到陰司地府之中。與他算帳罷了。如今交騙之人。既不是他。我這冤仇如何不報。若要與他告狀。他有賽崑崙幫助。不怕沒有銀子用。如今官府那個不聽分上的。他若央了人情。我的官司就要

輸與他了。我想起來，告他也無益。不如走到他故鄉，訪着他的住處，千方百計鑽進內室之中，把他結髮的妻子也拿來淫了幾次，方纔遂我的心。他淫我妻，我淫他妻。這纔叫做冤報冤，仇報仇。就是殺死他，也沒有這樁事，痛快。主意定了，就把那十一歲的了環與一應家伙物件都變賣出銀子來，連那一百二十兩財禮與平日販絲的本錢都收拾了，別了鄉鄰，破釜焚舟而去。不一日到了地頭，就在飯店中歇下。次日去訪未央生的住居，與他家裡的動靜訪了半日，方纔曉得事體難做。心下十分憂慮，起先只說別人家的閨門與自己的一樣。

男子在家的時節，自然嚴緊。男子出去之後，就像門上少了關，可以借托事端直進直出了。那裡曉得讀書的人家比做生意不同，不是三黨親戚及至交朋友，即若不許跨進門檻，他個人家又比別個讀書的不同，就是三黨的親戚至交的朋友，也不許跨進門檻。心上躊躇道：這等看來，那樁心事多應做不來了。只是既然攀了坎，念無論成與不成，也要盡心竭力去做。一做若萬萬做不來，就是天意了。難道千鄉萬水來到這裡，就被鉄扉二字嚇了不成。主意定了，就要到他前後左右賃間房子住下。早晚之間好看機會行事。誰想他住的所

在。是孤、別、一個宅子。四面都是空地。那裡有個房子，可以賃得。權老實相了一遍。知道這事難做。只得走回寓處。走不上四五十步。只見他宅子旁邊有一株大樹。上卦了一個木牌。上寫了八個大字。權老實近前一看見。上面寫道。荒園召墾。初種免租。權老實看了。又把大樹周圍相了一遍。只見野草連天。一望無際。心上想道。字上所說的荒園。想就是這空地了。不知是甚麼人家的。既有荒園。畢竟也有間房子。與人住了。絕好鋤種。我就去租來。住在近邊。終日以鋤地為名。好看他家的動靜。就走到附近之處。去問人道。這荒園的業主

是那一個。可有間房子。租與種園的人。居住麼。那人道。荒園的業主。叫做鉄靠道人。就住在那。以另房子。裡面只有園。沒有屋。是要種園之人。別尋房子住的。權老實道。我要替他開墾。但不知他做人何如。那人搖頭。這人是難相遇的。若好相遇的。也有人開墾。不到如今了。權老實道。怎是得他難相遇。那人道。開荒的舊例。原該免租三年。他只肯免一年。到第二年。就要交納。這也罷了。他平日做人。酸蓄不過。拚不得飯食。養人。一個管家也。沒有做他的佃戶。只當他的長工。家裡有生活。要去做。去叫。又沒有工錢。三年前頭。也有人開墾過了。只因被他

差使不過只得丟了不種所以荒到如今權老實聽了
歡喜不過肚裡思量道我所慮者是不能勾進門只要
進得門去就有三分机括了別人怕差使我巴不得求
他差使別人要工錢我巴不得沒有工錢正要使他用
我絕有妙處只恐他女婿回來識破机關就不妙了我
今須要另換一個姓名他與我不曾見面就回來也認
我不出的亦不至被他識破了算計已定就改姓為朱
名字教做遂心他原為報仇而來取來到即遂心之意
做小說的仍稱他為權老實省得人看花了眼改名之
後就寫了一張租約走去伺候知道他家的門是從來

敲不開的只得坐在門外死等等了一日不見有人出
來回到寓處宿了到次日又恰恰好鐵扉道人立在門
前買豆腐店心老實見他相貌端嚴就知是本人走上
的深一作揖問道鐵扉道人莫非就是尊號麼道人道
正是你問我怎的權老實道聞得府上有一片荒園名
人開墾小人因沒有生意要替府上租來種作道人道
開荒的事不是無力之人與懶惰之人做得來的你平
日方作如何權老實道小人平日是吃苦慣的氣力也
將就忝得府上若不信得我權做幾時苦還開墾不來
再換佃戶就是了道人道這等我家沒有房子你在那

裡居住。權老實道：「這個不難。小人又沒有妻小，不過單身一人，待我自出工本，搭一間草舍起來，就可以住得。」道人道：「也好。你本寫租契來。」權老實已寫在身邊，就把租約遞過去。道人見他形骸粗笨，知道自個徒漢，不但園地開種，得來連家裡的長工也當得過了。就收了租約，隨他自備工本，來搭草舍。權老實就本買幾根木料，幾担稻草，叫一兩個泥工木作，不上半日，就搭起來。雖是茅屋草舍，也覺得煥然一新。又把種園墾地的家伙，辦得整齊。每日清晨起來，就去鋤茅掘土，要使主人看見，知道他勤謹好，垂青看顧的意思。鐵扉道人有一間

小閣，恰好對着荒園，行起坐卧，都在這閣上。他平日起得極早，誰想權老實又早似他，不曾下床。權老實已鋤過許多地了。道人看見不住的，喝采自己家裡有費力的生活，就央他本做權老實竭力奉承，替他做事，但不要工錢，連飯也不敢吃飽。心上想道：「他的女兒不知怎麼樣奇醜，所以丈夫厭惡他，離鄉撇井，本偷女色。我是睡過好婦人的，萬一勾引他上場，看了那奇酸面貌，這根陽物不舉，不肯替我報仇，奈何？」及看見一個絕美婦人，心上雖然歡喜，還不知是與不是。後來見他，了環都叫小姐，方纔曉得就是此人。心上又想道：「這樣妻

子也。睡得過了。為甚麼。太在家中去占別人妻子。從以後。忍心耐性。只圖報仇。見他家裡。閉門嚴肅。愈加勤謹。不敢露一毫窺伺之容。在玉香面前。走過頭也不抬。般也不則。竟像個誠實的人。一連過了幾個月。道人見他又勤謹。又老實。又不貪嘴。心上愛他。不過因想道。前日女婿臨行。曾留下幾兩銀子。教我討一個薪水之僕。我看見別人的管家。好吃懶做的。心不得力的。少所以不敢輕討。若像怎樣的人。討他一個。也未為不是。我想此人窮無依倚。或者肯賣身為僕。也不可。只是。一個漢子。討在家中。有兩搭不便。一未怕他沒有牽絆。要

偷物件逃走。一未男女混雜。那裡防閑得許多。我想他若肯賣身。就把一個了。環配他。有妻子。繫住了身。自然不想逃走。就是出入之間。有妻子防閑他。別樣的事。也可以不消慮了。主意定了一日。走去看他。鋤地就問道。你這等克勤克苦。論理就該做起人家來了。為甚麼家小也不討一房。樞老實道。自古道。智養千口。力養一身。靠力養活的人。餬得口來也。就勾了。那裡能勾討家小。道人道。人生一世。妻子兒女。都是少不得的。你自家既不能娶親。何不投靠一分人家。有現成女子。配他。一個。生得兒女。出來。百年之後。也有個燒錢化紙的人。多

少是好。權老實聽了。知道他有收納之心。就將計就計。答道。我想投靠人家。也是難事。一來怕主人不知甘苦。終日替他做馬牛。他不為功勞。又要打罵。二來怕同伴裡面不能相容。他不肯替主人出力。見我赤胆忠心。就怕形他短處出來。反要主人面前離間。使我不能安身。我常見鄉宦人家。有這情弊。所以不敢去投靠。道人道。那鄉宦人家。僕從甚多。上下之間。情意不洽。所以有這情弊。若是不大不小的人家。手下人的好惡。主人就看得出。況且同伴甚少。有甚麼相容不得。譬如人家像我這模樣。一進了門。又有妻子配你。肯去不肯去。權

老實道。這是極好的。有甚處不肯去。道人道。老實對你說。我家少一個使喚的人。今見你勤謹老實。心上要留你。所以問你這些話。你若果然情愿。就寫一張身契。進來。要幾兩身價。先對我說。待我好設處進門之日。我就把了環配你。意下何如。老實道。若得如此。我明日就送身契進來。只是小人平日慾心極淡。妻子有也得。沒有也得。不十分思想。欲把了環配我。且從容些。待我做軍幾年。到精力衰倦的時節。把來配我也。不為遲。如今這樣年紀。正要替主人出力。何苦把精神氣力。被婦人消耗了去。至今身價二字。一發不消提起。我是自己賣

身的。又沒有父母兄弟。身價把與那一個。只要自己有，得穿有得吃，就是了。要銀子何用，只是文契上不寫身價，怎麼叫做賣身，只好在紙上隨意寫出多少銀子，就是其實，一分一文都不消。主人破費道人聽了，不覺歡喜道：「聽你這話，可見你是個忠義之僕，只是兩件之中，只好辭一件身價，不領，或者留在我身邊，待後來做衣服穿，這還使得。若說不要妻子，那就成不得了。從來賣身的人，只為得一房老小，要圖些夫婦之樂，你為甚麼不要身價，既不領妻子，又不受，只當是個毫無干涉的人。我怎友好，取留你。權老寔道：「既然主人怕我心性

不常，後來要去，故欲把妻子配我，使我沒有二心的。但我不是那樣惡人，今既不放心，我承受了，就是兩個說明白了。權老寔不等第二日，當晚就寫身契，送與道人，也不等第二日，當晚就把了環配他。從以後，道人把草舍折了，教他在家里宿歇，起先喚他來，遂心如今把來字剖去，單喚遂心配他的了。環叫做如意，眼見報仇之事，有了八分如意之名，又增一遂心之兆矣。

評曰：妙在以粗笨真率之權老寔，而能委曲紆回，鑽入鉄扉之中，為司馬相如之韻事。又妙在鉄扉道人，于將來之事，節節應到，究竟入權老寔計中，為

卓王孫之後身。女心思路亦可謂奇之極。曲之至矣。

第十四回

閉戶說歡娛。隔牆有耳。禁人觀沐浴。坎地無銀。却說權老實未賣身之前。那玉香小姐有許多幽鬱之情。搃因筆墨不閒。不曾叙得。如今方纔說起。他當初正在得趣之時。被个狠心父親把丈夫趕出。忒竟像好飲的人。戒了酒。知味的人。斷了暈。就是三五夜也熬不過。何況今年隔歲守超。活寡未定。在歡娛既不可得。只好把春宮冊子摆在面前。觀看誰想越看越不禁止。那一

段淫慾之心。從此以後。就把春宮冊子放過一邊。尋幾種閒書出來。消愁解悶。看官你道他當以之時。要消愁解悶。是甚麼書好。處在下看起來。別種閒書皆不中用。惟有他少年所讀父親所授的書。如列女傳。女孝經之類。極是對料。若肯拿來一看。豈但消愁解悶。就是活寡也守得來。死寡也守得住。怎奈計不出。坎反把丈夫所買之書。取出觀玩。那丈夫所買之書。都是淫詞褻語。如痴婆子傳。繡榻野史。如意君傳之類。盡數翻出來。細看只見那書上。凡說男子抽送的度數。不是論。万就是論。千說男子的陽物。不是贊。他極大。就是跨。他極長。甚至

有頭如蝸牛。身如剝兔。掛斗粟。而不無的。心上想道。我不信。男子身上有這樣雄壯的東西。我家男子的物事。長不過二寸。大不過兩指。幹事的時節。極多不過一二百提。就要洩了。何曾有上千。自古道。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些百經的話。一定是做書之人造出來的。那有這等異事。疑了一會。又想道。天下甚大。男子甚多。裡面奇怪。何所不為。焉知書上的話。不是實事。倘若做婦人的。嫁得這樣一個男子。那房幃之樂。自然不可以言語形容。就是天上的神仙。也不願去做了。又把這話疑了。又信。聯白爬起來。女工針指。一些不做。只把這幾種。

閒書做對頭。要使心上的淫興。索性濃到極處。好等丈夫回來。一齊發洩。誰想等到後面。一毫音信也沒有。不由他不怨恨起來。心上想道。我前世不修。嫁着這樣狠心男子。成性不上。數月一吞。倒丟了幾年。料他那樣好色的人。再沒有熬到如今。不走邪路之理。他既走得邪路。我也開得後門。就與別個男子相處。也不為過。只可惜。閨門嚴緊。沒有男子見面。想到那個地步。就把怨恨丈夫的心。遷怒到父親身上。巴不得早些死了。好等男子進來。反至看見樵老實。就像餓鷹見雞。不論精粗。美惡。只要吞得進口。就是食了。起先做工的時節。雖有此

心。一來見他老實相見之際。頭也不抬。不好突然俯就。他二來日間進來。夜間出去。就要俯就他。亦無其時。後來所見他要賣身。心中甚喜。要想進門的頭一夜。就不肯放過他。不料父親把如意配他。見他兩個拜堂之後。双双進房。心上就吃起醋。伺候父親睡了。就悄悄走去。听他幹事。推老實的陽物甚大。如意雖有二十多歲。只因主人至誠。不曾偷摸過他。所以还是个處子。那裡能經得絕大東西。叫喊之聲啼哭之狀。自然驚天動地。連窺听之人。都要替他疼痛起來。推老實見他承受不起。只得草完事。玉香立了一會。听不出好處也。自進房

睡了。到第二三夜。又去補听也。還只見其苦。不見其樂。直听到三夜之後。也自推老實的本事。該當出現。以前幾夜都是吹滅了燈。然後睡的。獨有這一晚。燈也不吹。帳子也不放。未曾動手之先。把一根八寸多長。一手把握不來的陽物。教如意捏在手中。摩弄了一會。方總插入陰戶。此時的陰戶已被陽物撞大了。不像以前緊澁。推老實就放出本領來。抽送的度数。竟與書上一般。不到數千不肯住手。如意從奇苦之後。忽逢奇樂。那些呼喚之聲。又不覺驚天動地。以前替他疼痛之人。如今又替他快活起來。看出來的淫水。比弄出來的淫水更秀。

從此以後。玉香的心已注在權老實身上。權老實自進門之後。也不老實。遇見玉香。不住把眼睛偷覷。玉香若有笑面。他也把笑面相承。一日玉香在房裡洗浴。他從門外走過。無心中咳嗽一聲。玉香知道是他。要引他看。肌膚好動。淫興故意說道。我在這邊洗澡。外面是那一個。不要進來。權老實知道這話。是以處無銀之意。就不敢拂他的盛情。把帟窗濕破一塊。靠在面上。張着玉香看見窗外有人。知道是了。就把兩個肉峰。一張牝戶。正的對着窗子。好等他細看。還怕要緊的本處。浸在水裡。看不分明。又把身子睡到兩脚扒開。現出個正面。

使他一覽無遺。睡了一會。就坐起身來。兩手捧住牝戶。自己着了長嘆。一教做個技痒。難搔無可奈何的意思。權老實着了。知道這婦人淫也淫到極處。熬也熬到苦處。我若肯進。本決不拒客了。直把房門一推。直闖進去。跪在玉香面前。道。奴輩該死。就爬起身來。把他接住。玉香故意吃驚。道。你為何這般胆大。權老實道。小人賣身之意。原是要進來親近小姐。起先還要。在沒人去處。訴出衷情。待小姐許了。總敢放肆。不想今日看見千金之体。生得嬌嫩。熬不住了。只得進來。冒瀆求小姐救命。玉香道。據你的意思。要怎樣。難道浴盆裡面好幹甚。迄

事休不成。推老實道：「小人也知道這個所在。與這個時候，不是幹得事的。只求小姐，恩允過了。待我夜間來服事。」就是玉香道：「你夜間與如意同睡。他怎肯放你來推老實道：他是極貪睡的。夜間幹事之後，直睡到天明方醒。我今夜瞞了他，來他那裡知道。」玉香道：「這等依你就。」是推老實見他允了，就把渾身上下摸過一遍，又親了兩個嘴。約今夜開門，等我方纔出去。以時天色已晚，玉香揩乾了身子，衣服也不穿，夜飯也不吃，就爬上床去。要先睡一覺，養精神，好同他幹事。誰想再睡不着，捱到二更初，聽見房門响，知道是他進來，就低低叫道：「遂。」

心哥：「你來麼？」推老實也低低應道：「小姐，我來了。」玉香怕他在黑暗之中摸不上床，忙爬下來，接引就牽他上床。說道：「心肝，你的東西我看見過了。以別人的不同，我承受不起。求你從容些。」推老實道：「千金之體，我怎敢唐突口。雖說這話，心內還疑他麼？」假意粧嬌，豈有偷婦人的男子，沒有絕大本錢，便自家妻子，還怕疼痛之理。就把陽物對着牝戶，唐突起來。玉香忍不過，就惱起來，道：「我分付你從容些，你怎成又這等急遽？」推老實見抵不進去，知道起先的話不是虛情，就陪個小心，道：「不瞞小姐，說我不曾見過標致婦人。今遇小姐，心上愛你不過。」

不得早進一刻也是好的。所以用力太重得罪了小姐。如今待我将功折罪就是了。遂把陽物提起在他陰戶兩旁。東挨西擦。不敢入室。竟在腿縫之中。弄送起來。你道他是甚意思。原來是个疏石引泉之法。天下最滑之物。莫過于滌水。是天生地設。要使他滋陰戶。潤陽物的東西。唾沫雖好。那裡趕得他上幾用。漁沫者皆是男子性急。等不得滌水出來。所以把口中之物。納入陰中。用那假借之法。究竟別洞之水。不若本源之水。滑溜容易入口。權老實起先。也不知有坎法。只因初娶艷芳之時。陽大陰小。不能入。虧得艷芳搜索枯腸。想出這種法。

來把極難之事。算得極易。如今玉香的陰戶。其艷芳昔日。的陰戶。寬窄相同。權老實忽然記起舊事。所以仍用此法。把陽物放在腿縫之中。替陰戶摩肩擦背。使他裡面痒不過。自然有滌水出來。滌水一來。如淺灘上的重船。得了春漲。一到。自然一息千里。連篙櫓之工。都可以不費了。玉香見他把腿縫認做陰戶。就笑道。你們走錯了路。我們往常不是這樣幹。權老實道。一毫也不錯。我還你快活。就是弄送了一會。只見腿縫裡面有些滑溜起來。知道滌水已至。又怕太滑。抵不着陰門。要溜到別處去。就拿住玉香的手。把陽物交與他道。起先果然弄

錯了。如今摸不着真穴。求你自家點一點。玉香就疊起
陰戶。把陽物湊在陰戶口。分付道。如今是了。你自己用
力。揀進。權老實挺起陽物。一直揀進。每抽一次。送進一
二分。再抽二十餘抽。那根八寸多長的陽物。不知不覺
已盡根進去了。玉香見他幹法。在行。愈加愛惜。就緊
樓住。道。心肝。你是初近女色的人。怎麼就這等知情識
趣。我今愛殺你。權老實任事之初。得了這篇獎語。自
然不肯偷安。把抽送之法。不猛不寬。不緩不急的做。太
做到後面。竟使他一辭莫贊。連獎語都做不出来。方纔
住手。玉香不曾嘗這樣滋味。十分歡喜。自此以後。夜

少。他不得起先。還是背著如意做事。後來曉得瞞不到
底。索性對他說過。明白的往來。玉香怕如意吃醋
。尽心奉承他。名為主婦。寔同大小。或是一人一夜。或是
一人半夜。甚至有高興之時。三人同睡在權老寔的初
意。原為報仇而來。指望弄上了手。睡幾個月。即便抽身
。不可被婦人戀住。誰想寃孽之事。難以開交。當初與艷
芳睡了幾年。不見生子。如今與玉香一幹。就成了孕。起
先还不覺。及至三月後。害起喜來。方纔知道。千方百計。
尋藥來打胎。再打不下。玉香對他哭道。我這條性命。送
在你身上了。你曉得我父親嚴法。一句話講錯。高且要

打罵肯容我做這惡事。明日知道我少不得是一死。不如預先死了。還省得陶氣。說罷就要上吊起來。推老實再三苦勸。玉香道。你若要我死。除非領我逃走。到他鄉外國。一來免了後患。二來好做長遠夫妻。三來肚裡生出來是男是女。都是你的骨血也。省得淹死了他。你心下何如。推老實見他說得有理。就要瞞着如意做事。恐怕他預先知。要說出來。只得与他商量定了。把隨身衣服捆好。等鐵扉道人睡熟了。開了大門。一齊逃走。但不知他走到何方。後來怎生結果。看到十八回絕知下落。

許曰。有人看到以回。疑鉄扉道人是个善士。不該有淫奔之女。天公即欲懲奸。獨不欲勸善乎。余曰。不然。以等報應。正是天公不認處。鉄扉道人生平不交一友。不見一人。未免豁刻太甚。且開荒之例。原該免租三年。他只免一年。不時呼佃戶服役。而不給工錢之類。皆殘忍刻薄之事。安得使後來無報。所以從來孤介之士。厥後反不昌者。即以此理也。為君子者。可不慎乎。

第十五回

同盟義議通霄樂 姊妹平分一夜歡

權老实報仇的因果。按下漫表。如今且把未央生得意之事暢說一番。自這一夜接住香雲細談往事。知道那三个美婦都是他一家。两个少年的。又分外心投意合。只因話長夜短。两个又要幹事。竟不曾問那三个婦人是何姓名。三个丈夫是何別號。家住在那里。直到第二夜過太方絕補問。香雲道。我叫他姑娘的是花朝日生的名字。叫做花晨。我們叫他晨姑。丈夫死過十年了。他心上要嫁。只因生下个遺腹子。累住了身。不好嫁得。所以守寡。我叫他妹子。那两个是他嫡親姪婦。大的叫做瑞珠。小的叫做瑞玉。瑞珠的丈夫號卧雲生。瑞玉的丈

夫號倚雲生。两个是胞兄弟。他三分人家門戶。雖然各別裡面其實相通。只有我遠一步。隔得幾家門面。總來都在這條巷內。未央生听了。愈加歡喜。又記起賽崑崙前日之言。說两个富貴女子。就是此人。可見賊眼与色眼一樣。同是一絲不漏的。就問香雲道。昨日蒙你盛情把兩位令妹許我。但不知何時。纔許我相會。香雲道。再過三五日。我就要過太。可以引你太相會。只是一件。我下太之後。就不回來。這張床不是我們作樂之處了。未央生吃了一驚。道。這是甚原故。你可明白。說來。香雲道。因我家丈夫在他家處館。那兄弟两个是我丈夫的學

生文理都不齊怕做秀才要歲考兩個一齊緣了例目
下要進京坐監他兩個是不得離先生少不得我家文
夫要同他進本他怕我没人照管要接到他家等我姊
妹三個一同居住這數日之內就要起身所以我一太
之後就不回來只好約你到那邊相會了未央生听了
一發喜上加喜想三個男子一齊開去三個婦人一齊
撮合可以肆意宣淫了果然數日之後師徒三個一齊
起身起身之日就把香雲接去香雲與未央生兩個正
相與到好處那裡離得長久少不得一見之後就要透
露出來好商量定了領他來幹事次日香雲對瑞珠瑞

玉問道你兩個可曾再到廟裡去燒香麼瑞玉先答道
燒過一次就罷了難道只管去燒香雲道有那樣標致
男人踏你的頭就三五日去燒一次也不為過瑞珠道
香到要太燒只是沒有扇子送他香雲道賢妹不要笑
我的扇子固然折本就是你們兩個雖受他踏頭也
不曾見他跟你們回來哄你害相思罷了瑞玉道我
們姊妹兩人說起這事也解說不出為甚麼那個男人
這等席頭蛇尾若照那樣顛狂起來就像等不得第二
日當晚就要跟來的一般及至等到後面一些踪影也
沒有既然這等寡情何不省了那幾個頭不遠也罷香

雲道我聞得人說他終日在那邊思想只是尋你們不
着無可奈何了瑞珠道我两个他未必思想只怕對了
那把扇子睹物思人要害起相思病来香雲道扇子的
相思他倒果然害過不是假話如今倒勾過帳了只是
磕頭的相思害得沉重一時醫他不好將來害死只怕
要你們償命瑞珠瑞玉見他這話可疑就一齊相到臉
上看他顏色何如香雲一面說一面笑也做出一種驕
人的光景两个一齊道看你這樣得意莫非上了牛皮
香雲道也差不多偏背你們二位与他勾帳過了两个
聽見這話就像料場後不中的舉子遇着新貴人一般

又慚愧又慚慕硬陪个笑臉道這等恭喜添了个得意
的新姐夫我不曾賀你如今新姐夫在那裡可肯借我
假看一衣香雲故意作難道你們都是見面過了何須
再要見瑞玉道當初是道路之人他便磕頭我不好回
禮如今是至親了何妨再會待我們回他个禮叫教姐
夫替他親熱也是好的香雲道要見有何難我就去叫
他来只怕他一見了面要像前日磕頭的光景瘋顛起
来得罪了二位賢妹不成体統瑞玉道他起先少人拘
管所以輕舉妄動如今有你這个吃醋的人立在面前
他怎麼敢放肆瑞珠對了瑞玉道你這些話都是枉說

的。他心上的，人。怎敢捨得把與別人見面。當初結盟的話，雖說有福同受，有福同享。如今那裡依得許多。只是求他不要追吃以前的醋，把磕頭的話置之不問。也就好了。怎麼還想別樣的事。香雲听了，知道他發急了。就認真道：你不要發急。我若是要獨自受用，不與你們同樂，只消住在家中，不肯過來。日夜同他快活就是了。何須帶自己的醋到別人家吃起來。我今肯對你們說，可見不是惡意了。如今要從公酌議，定一個規矩。使見面之後，大家沒有爭競。我就叫他進來，同你們相會。瑞珠道：若肯如此，也不枉結拜一場。就求你立一個規矩。我們

遵依就是了。香雲道：我與他相處在你們之先，論起理來，就該有個妻妾之分。大小之別。凡事要占便宜。得與你是相好的姊妹，不好這等論得。只是序齒罷了。凡日間夜間取樂，總要自大而小，從長而幼，不許越位。就是言語之間，也要留些餘地，不可以少年之所長，形老成之所短。使他有後來居上之許，不可以新交之太密。使舊好之漸疎。使我有前魚見棄之恨。若依得這些話，自然情投意合。你們肯依，不肯依。瑞珠瑞玉齊答道：這議論甚是公道。只怕你不肯。我們有甚麼，不依。香雲道：這等待我寫字，喚他來，就取出一幅花箋，寫出兩句詩。

道。

天台諸女伴。

相約待劉郎。

寫了這兩句，就把箋折做幾折，要放進筆筒裡。瑞玉道：「為甚麼只寫兩句？這詩叫做甚麼？」瑞玉道：「我曉得雲姐的主意是捨不得他，搜索枯腸，留後兩句待他續來，省得再寫回貼的意思。你也忒煞愛他了。」香雲笑一笑，把詩封好，交與了鬟，分付拿到自己房裡，從板壁縫中丟過去。討了回字轉來，了鬟來後，瑞玉問道：「你是怎麼法引他到家裡來？」如今日過幾夜了，香雲就把他住在隔壁，如何相會，共睡幾夜，細說一遍。瑞玉道：「他的本妻」

如恐下
字脫

何如香雲道：「若說起本事，竟要使人愛殺你們兩個，只知他的面貌標致，那裡曉得他的本錢是一件至寶。從來婦人，不但不曾見過，連聞也不曾聞過。」瑞玉瑞玉听了，一發要問，就像未考的童生，遇着考過的朋友，扯住問題目，一般。是大是小，是長是搭，出經不出經，給燭不給燭，件件要問到彼時。正在吃飯之後，碗碟未收，香雲見他問多少，長就拈一根筋，道有如此筋，見他問多少，大就拿一個茶鍾，道有如此鍾，見他問堅硬何如，就指着，一碗豆腐，道有如此腐，瑞玉笑道：「這等是極軟的了。」既然如就要他長大，何用香雲道：「不然，天下極硬」

之物莫過于豆腐更比銅鉄不同銅鉄雖然堅硬一見
火就軟了只有豆腐放在熱處越烘越硬他的東西也
是如以是弄不軟的我所以把豆腐比他瑞珠瑞玉道
我不信有這件好寶香雲道我說這話还不曾盡其所
長他另有兩種妙處我若說出你一發不信只好到幹
事時你自家去驗罷了瑞珠瑞玉道你說就是管我們
信不信香雲又把先小後大先冷後熱次第形容出來
兩人听了他不覺怒火上外耳紅面赤即刻要他來与
他幹事好試他的絕技誰想了鬢太了半日再不見來
原來未央生不在家他坐在房裡等候被書筭看見也

疑字

從板壁上爬過來兩個大弄半日直待未央生回來把書
筭去過去方纔討得回字轉來三人拆開一看見他果
然會心就在原詩後面續兩句道

早備胡麻飯

相逢節餒腸

瑞珠瑞玉看了知道今夜好事是萬無一失了不勝歡
喜香雲道今夜幹事的次序須議一人妥當省得臨事
之時个要想爭先瑞珠心上明曉得他睡過幾夜
當讓人沒有今夜就要序齒之理心上雖然如口裡
故意謙遜道你方纔做定規矩自長而短自大而小不
消說是你起頭香雲道論理原該如以只是今夜又當

別論。自古道。先入為主。後入為賓。我同他睡了幾夜。就
笑是主人。今夜且定賓主之禮。等你兩人各睡一次。然
後總序長幼。你們不要虛讓。今夜自然是珠妹起了。只
是你兩人。還是每人一夜。睡个完全的好。還是每人半
夜。睡个均勻的好。你們商議定了。回我的話。只是瑞珠
瑞玉想了。一會齊說道。我們兩人不好說得。憑家長分
付。就是香雲道。每人一夜。竟得像意。只是難為候缺的
還是每人半夜罷。你兩人意中如何。誰想他兩人各有
隱情。不好說出。只是閉口不言。香雲道。你們不說的意
思。我知道了。前面的一个怕他。不肯盡歡。要留量。太赴

第二席。所以不應。後面的一个怕他是強弩之末。幹事
的時節。沒有鋒鏘。所以不忘。我老實對你說他的本事。
是一个當得幾個的。對着瑞珠道。你就同他睡一夜。只
好做半夜。實事。只怕还不到半夜。就要求免。落得交下
手。太又對瑞玉道。自古道。酒醉後來人。況且他那壺酒
又分外是。下半壺好吃。你两个不必。狐自瑞珠瑞玉的
隱情。被他泰破。又決下疑心。一齊應道。依命。就是香雲
遂分付了。鬢。立在門前。太等不多。一會就把未央生領
進來。瑞珠瑞玉見他來到。假粧羞怯。退後一步。讓香雲
接他。未央生對香雲深一揖道。請兩位小姐過來。相

見香雲每一隻手扯住一個同他相見。後瑞珠喚了頭拿茶香雲道不消喚茶他為你兩個也。想得苦了各人把口裡瓊果送些過。太當了茶罷就把兩個的手交與未央生。未央生接到了手就湊住把自己的舌頭先伸在瑞珠口裡等。他咽了一會又伸在瑞玉口裡也等。他咽了一會然後把三張口合在一處湊成一個品字又把兩根舌一齊合在口裡咽了一會方纔放手只見了頭排上夜飯未央生上坐香雲下坐瑞珠居左瑞玉居右四個人吃了夜飯將要收碗未央生扯香雲到背後太問道請問娘子今夜是怎麼樣的睡法香雲

道我預先替你酌擬定了上半夜是瑞珠下半夜是瑞玉未央生道這等娘子呢香雲道今夜我且恬退一夜讓他兩個受用待明夜然後輪起照序齒一人睡一夜但今夜要你爭氣些忘得我的口末就是了未央生道那個不消分付只是忒難為你香雲就叫了鬢拿燈送未央生與瑞珠進去自己怕瑞玉難過陪他說了一會閒話方纔就寢瑞珠與未央生進房之後就寬衣解帶上床行樂初幹之際頗覺艱難瑞珠想起日間的話說得好听知有將來之樂足償坎際之苦所以堅忍咬住牙關任他衝突時刻陳他大起來時刻望他

熱起來只見抽到後面果然越弄越大越幹越熱竟像
是個絕大的角先生貫了一肚滾水塞進去一般就是
不抽不動留在裡面也是快活方纔知道日間所言不
是虛譽至寶二字竟可作以物的別名就把未央生緊
緊樓住道我的心肝你有這樣標致面孔又有這件至
寶生在身上難道要把普天下的婦人都想死了不成
未央生道弄得人死總想得人死心肝你捨得一條性
命等我弄死了麼瑞珠道遇着這件東西難道還想要
活不成只是讓我多幹了幾次死總死得甘心不要頭
一次就送我的性命未央生听了就翻天倒地幹起來

朝裡面又抵他又叫喊起來道做不得若再照樣一些
好處也沒有為甚麼我主母弄了就先快活這是何故未
央生就把初次幹起定要皮破血流直要幹過十餘次
方纔會快活又安慰他道我的本錢忒大你當不起我
有個小廝叫做書筈他的本錢還小明日帶他來先與
你幹幾次然後等我幹就不妨了了髮感激不盡就爬
起來穿好褲子引他行走到瑞玉門前只見明燭輝
煌點在房裡伺候聽見外面走響了髮就開房門接他
進去未央生走到床前叫道心肝我來遲了你不要見
怪遂把衣服脫下揭開被窩爬在瑞玉肚上挺起陽物

就幹。初幹之時痛楚起來，與瑞珠一般。幹到好處，那種
要死要活的模樣，更比瑞珠不同。使人看了，竟要可憐
起來。這是甚麼原故？因他的年紀比瑞珠小三四歲，身
體也在瘦弱一邊，皮膚嬌嫩，竟無一物可比。就是立在
階前，尚怕隨風吹倒。坐在椅上，還要東扶西靠的人。那
裏能經得這樣幹事？所以抽到數百之後，星眼微撐，朱
唇半啓，心上有話，口裡說不出來。無非是弱體難勝，香
魂欲斷。若再抽一會，定有性命之憂。未央生看了，心上
憐惜不過，就問道：「心肝，你經不得再弄了麼？」瑞玉答應
不出，只把頭點一點。未央生就爬下來，等他蘇息一會。

要幹又經不得再幹，不幹又愛他，不過只得把他抱在
肚子上面，睡到天明。香雲與瑞珠清早起來，要高量長
久之策，就到瑞玉床前，催未央生早起。揭開帳子一看，
只見瑞玉倒在上面，未央生倒在下面，就叫醒來，笑道：
「今夜點燈不消買蠟燭了。」姊妹三個笑了一會，就與未
央生商議道：「你如今晚去，夜來終久被人看見，就是你
自己家裡的人，見你夜夜不回去，也要根究出來，怎麼設
法？索性在這裡住幾時，連日裡也不回去，不一定要幹
事，就是下碁做詩說笑，也是快活的。你有這個妙
法麼？」未央生道：「未之先，就把絕妙之法算得妥當。」

了。三人問道甚麼妙法。未央生道：我的小妾現今懷孕在身，幹不得事。我昨日對他說我離家日久，不曾回去。今趁你懷孕之時，到故鄉去看，往返只消三個月，就好轉來看你分娩。省得分娩之後，又要回去，妨你們作樂的工夫。他說我這話極講得是我今日回去，就收拾行李出門。只說回故鄉去，竟挑到你家來。這三個月之中，莫說做詩下碁說笑話，就是要串戲也串得幾本了。三個女子听了，不勝歡喜，皆言妙計。未央生道：還有一事，要与三位商議。我身邊有兩個伴當，一個丟在家裡，一個帶他出來，只是那小价也有主人之風，若不把些

甜頭到他，若走回去，露出事來，却怎麼處。瑞珠道：這一個不難。我家有的是丫鬚，隨他去做樂，就是不但可繫伴當之身，还可塞梅香之口。省得我們男子回來，要麼拿舌未央生道：說得有理。四人計議定了，就打發未央生回去。當晚就挑行李過來。自以後不但未央生醉臥群芳，連隨身伴當亦享溫柔之福。只可惜故園春色，一旦飄零，使人有不堪回首之嘆耳。

評曰：香雲不吃同盟之醋，而肯以鍾愛之人公之同好。雖所為出于不正，而交情亦自可取。求之男子，中正不可得。今之同盟兄弟，所共圖之事，亦未必

盡出_テ于正而嫉妬之心更有_リ甚_ク于不_レ同盟者_ヲ以_テ等_シ男子_ヲ幸_ニ不生_ク為_ス婦人_ト若_シ為_ス婦人_ト必_ズ極_メ盡_ク天下_ノ之_レ淫_ヲ行_フ而_テ後_ニ止_ム

內蒲團卷之三終

